七日談（澳門篇）

從「七七事變」談「事變」這個詞

吳志良

又到七月七日。

八十九年前的這一天，日軍在盧溝橋發動進攻，中華民族由此進入全民族抗戰的艱苦歲月。然而，一個耐人尋味也必須正視的事實是，當年日本發動這場投入近百萬大軍的侵略戰爭，其政府卻從未公開正式向中國宣戰，而是將其冠以「支那事變」之稱。表面看，這只是稱呼的不同；深究之下，這恰恰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在語言包裝上的精妙算計，也再次警示我們，日本當年的欺騙性語言操作，與當今諸多行徑一脈相承，必須引起高度警惕。

「事變」二字背後的語言陷阱

「事變」一詞，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欺騙性？復旦大學客座教授周鴻軍曾深刻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善用中性術語『事變』偽造歷史，粉飾其首先發動偷襲侵略戰爭而中國只是抵抗的本質。『事變』這一術語使人習慣思維認為：打架雙方都有責任，應各打五十大板。但事實上日方是加害方，中方是受害方，日本用中性術語漂白洗淨其反人類罪行……」

這一判斷切中了要害。「事變」在語義上讓人聯想到糾紛或摩擦，天然帶有「雙方各有責任」的暗示。強盜在金融區公然搶劫弱者，弱者奮起反抗，報道卻稱為「群毆」；多年之後，後人將無法從報道中分辨是非。這就是「事變」二字的迷惑力所在。

從法律層面看，日本此舉另有深層用意。日本已經簽署《巴黎非戰公約》，「放棄以戰爭作為國家政策之工具」。若承認是「戰爭」，則公然違反國際公約，陷日本外交於被動。更關鍵的是美國的《中立法》——一旦確認交戰國身份，美國將禁止向其出口鋼鐵、石油等戰略物資，而這些恰恰是日本侵華戰爭不可或缺的生命線。於是，日本選擇「不宣而戰」，以「事變」規避法律困境，既掩蓋侵略罪責，又為獲得西方戰略物資留下操作空間。

對於中國而言，這是一段沉痛的歷史。當時的國民政府同樣沒有及時宣戰，直至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後才正式對日宣戰。這一局面，既暴露了舊中國的積貧積弱，也折射出話語權的嚴重缺失。

從歷史話語到現實圖謀

歷史從未遠去。今天，當我們審視日本的種種動向時，「事變」式的話術操作依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歷史教科書中的系統性篡改。在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操弄下，侵略被模糊為「進入」；鐵證如山的南京大屠殺被輕描淡寫為「南京事件」，對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談，卻炮製所謂「受害人數未定論」；而「慰安婦」制度則被說成是「自願」和「商業行為」，完全掩飾了「性奴隸」的本質。

「南京事件」——這難道不是又一個「事變」式的操作嗎？「事變」本意是掩蓋侵略戰爭，「南京事件」則意在抹去屠殺的鐵證。日本右翼勢力在靖國神社解說詞中，把侵略中國說成「自衛戰爭」，太平洋戰爭被說成「維護亞洲」。從「支那事變」到「南京事件」再到「自衛戰爭」，語言操作之套路如出一轍：偷換概念、偽造正義、推卸罪責。

在軍事擴張領域，日本的修辭術同樣令人警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宣稱將在年內完成修改和平憲法的草案制定，推進防衛預算大幅增長與進攻性軍事能力建設；日本二〇二六財年防衛預算突破九萬億日圓，創下歷史新高；日本政府還完成了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修改，原則上放開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然而，所有這些動作，都被包裝在「強化自主防衛能力」的修辭外殼之下。一邊是實打實的軍事擴張和憲法突破，一邊是「和平主義」「專守防衛」的語言掩飾，與當年「以『事變』之名行侵略之實」的手腕何其相似！

更重要的是，在涉台問題上，日本右翼勢力頻頻挑動對立，麻生太郎公開拋出「危急關頭予以反擊」等挑釁言論。中國外交部明確指出，這暴露了日本右翼勢力挑動對立、製造事端，借機推進「再軍事化」、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野心。日本右翼正是通過製造外部「危機」，為擴軍修憲尋找理由，其實質與當年借盧溝橋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別無二致。

掌握話語權，警惕歷史重演

歷史早已證明：用語言漂白侵略罪行，比用謊言粉飾現實更加危險。當年的「支那事變」之稱呼，不只是一場語義上的遊戲，而是為一場大規模侵略戰爭提供合法性包裝，讓日本國民相信這並非不義之戰，讓國際社會難以判斷衝突性質，讓後世難以從官方表述中還原真相。正如日本《赤旗報》二十年前所強調，「稱呼的變化，與對戰爭的評價和定位密不可分。」

今天，面對日本在歷史教育中的系統性操作，在教科書中的系統性篡改，在涉台問題上的持續性挑釁，在軍事擴張、特別是武器製造領域的持續加速，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中國外交部早已明確表態：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國家必須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絕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而掌握話語權，正是捍衛歷史正義的第一步。

從「支那事變」到「南京事件」，從「專守防衛」到「強化自衛能力」——語言是歷史的載體，也是欺騙的工具。在「七七事變」八十九周年之際，我們有責任追問歷史真相，有責任保持清醒目光，更有責任讓後代理解：那些看似中性的詞彙背後，隱藏着侵略者未盡之圖謀。願我們銘記歷史，不為延續仇恨，而為警示那些戰爭愛好者的野心，絕不能讓歷史的悲劇再度重演。

◀全民族抗戰爆發八十九周年紀念日臨近，各界民眾陸續來到紀念園緬懷英烈。 中新社

「世界樹之巔」

市井萬象

上海博物館「世界樹之巔：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日前向媒體揭開「面紗」。本次大展匯聚了來自墨西哥、秘魯及中國頂尖文博機構的一千一百二十九組、近三千件珍貴文物，全景式勾勒出奧爾梅克、瑪雅、特奧蒂瓦坎等中南美洲古代文明的恢弘長卷。圖為展覽呈現了奧爾梅克文化中的代表性石像。 **中新社**

憶少年相別

——調寄《鷓鴣天》

藝苑草

鄭紀農

北望神州心事湧
莫負青春逝匆匆
客站短笛送君行
回首雄鷹遨長空
少年意
脈相通
幾度夕陽記君同
遙知奮鬥淒涼地
新城耀目彩虹中

嵩陽書院的古與今

自由談

何威鳳池

登封市是河南省鄭州市下轄的縣級市，位於中嶽嵩山南麓，面積很小，僅一千二百一十七平方公里，大致步行一天便能繞縣城一圈。常住人口約七十三萬人。當年因武則天封禪嵩山而得名，一直是歷史文化名城。登封雖小，但卻是儒釋道三家集聚之地，非但沒有彼此排擠，相反彼此相敬如賓，相互促進成全。

大女兒出生那年，我去了四川的稻城香格里拉鎮，望着清晨初升在高聳雪山的太陽，突發靈感，便給她取名「嵩暘」。嵩，高山；暘，初陽。家人卻對此頗有微詞：女孩子家，怎不用萱、薇、芷，偏選這麼偏男性的名字？結果，學校老師常誤以為她是男生，同學們更把「暘」寫成「陽」——「嵩陽」二字，就這麼糾纏了小女的童年，足足讓老師同學笑了十多年。所以這趟到登封，路過少林寺旁的「嵩陽書院」，心裏那份親切與心虛交織，格外讓人動心。

嵩陽書院始建於北魏太和八年（四八四年），初為佛寺，名嵩陽寺。隋大業年間改為嵩陽觀，成道場。五代後唐清泰年間，進士龐士曾在此聚眾講學；後周顯德二年，世宗柴榮改為太乙書院，成儒學中心。宋初更名太室書院。北宋至道二年，宋太宗御賜「太室書院」匾額；宋景祐二年，宋仁宗賜名「嵩陽書院」。說起來，這可能是全中國唯一一座儒、釋、道三教共處一身的學院。大門橫匾書「嵩陽書院」四字，原為蘇東坡墨寶，現為當代書法家宋書范所題。雖非東坡親筆，依舊端莊大氣，透着學養帶來的穩重勁。

院子裏擠滿了年輕人，不是遊客，而是附近學校的學生。帶隊老師忙着維持秩序，讓學子穿戴古裝，在匾前留影。一問才知，原來是行「開筆禮」。「開筆禮」儀式包括正衣冠、硃砂啟智、擊鼓明志、啟蒙描紅等。我不禁感嘆：這真是「近水樓台先得月」！連啟蒙儀式都沾了古人的風雅之光。

小時候寄居外婆家，常聽她唸叨《論語・述而》：「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每當我想溜出去玩，這話就像緊箍咒。以前總覺得這境界高不可攀，像個遙不可及的道德口號。一晃眼，自己竟也到了「不惑」之年，才慢慢體會到——「學而不厭」，重點在「不厭」；保持好奇心，自然不易生厭。「誨人不倦」，也不在「誨」，而在「不倦」；教導別人，其實是讓自己發現不足，從而溫故知新。反觀現代一些教育模式，講究功利和絕對效率，學生雖也見多識廣，卻是碎片化累積，不求深入只求夠用，缺少了根基。因不成體系是而也無法舉一反三，故鮮能精進。

嵩陽書院有個傳統：祭祀道統三位聖人——帝堯、夏禹、周公。中國古代書院中，唯有這裏保留此制。正所謂「治統得道統而盛，道統賴治統而光」。柱上還有林則徐的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院內有講堂、杏壇、藏書樓、道統祠、先聖殿。司馬光在此教學，以儒學歷史觀融合理學思想，編撰了《資治通鑒》第九至二十一卷。范仲淹曾來講學，寫下《和人遊嵩山十二題》。程顥講學十餘年，生徒數百，親自制定學制規條；其胞弟程頤，二人共創「洛學」，世稱「二程」。耿介（號逸庵，人稱嵩陽先生）則塑造了書院特有的文化品格與精神風貌。院內還有三株千年古柏，西漢元封六年封為「將軍樹」。道統祠前有一泮池，為紀念孔子而設。古代凡科舉考中的學子，都要繞池三周，表示永效先師博學品德，日後安邦治國，益於天下。

歷經近千年的發展，嵩陽書院在教育史上佔有重要一頁。和今日大學相比，它不僅已有現代大學的雛形，某些理念甚至更勝一籌，例如：

一、學術研究與教育教學相結合。

二、盛行講會制度，允許不同學派觀點爭辯。

三、注重學生自學能力，採問難論式啟發思維。

四、有教無類，不受地位、門派、地域限制。

五、師生關係融洽，名師以身作則，以品德氣節感染學生。

有人說河南缺少985大學，害得學子們擠破頭往省外考。若我們回首看一下古人辦學，便知一流學府是如何建立的。

我看着這座嵩陽書院——突然覺得，當年「嵩暘」二字沒白取。女兒：「可惜，要是早生一千年，說不定我就能在這書院裏讀書了，而且會是名副其實的嵩陽學子。」

◀河南省登封市嵩陽書院。

旁觀者與體驗者

暄暖人生

香寧

小時候我膽子很大，暑假會帶着院子裏其他小孩去「探險」，一直爬上供電屋的頂，被大人抓下來一頓痛罵。也會到公園的遊樂設施，頂天立地把自己的手腳放入鐵環，讓其他小夥伴幫我轉動那圓形鐵輪，他們膽小，不敢快速轉動，怕傷到我。當鐵環轉到接近一百八十度的時候，我的雙腳勾不穩鐵環，滑了出來，撲通，我摔在泥地上。我只是哎喲了一聲，在地上翻了個身，爬起來拍掉身上的泥土，數落他們，你們轉太慢了，速度快了人才能轉起圈，再試試看。他們嚇得臉色蒼白，紛紛擺手，其中一個小夥伴說，這樣你都摔了，要是轉快了，你會飛出去的。我只好悻悻放棄。現在的我？成了個膽小鬼。不但沒有了小時候的調皮，連運動都甚少做，白領朋友們喜歡的網球、高爾夫、滑雪、衝浪、潛水、風帆甚至蹦極、跳傘等等，我一概不碰。偷偷告訴你們，我連過山車都不敢坐。

和好朋友吃午飯，我們聊到運動。他和我分享在疫情中的大半年，認識了一位衝浪很棒的俄羅斯姑娘，那時候大家都被困在家中工作，他實在悶得慌，每天早上起床先去家附近的海上衝浪，遇到這位也喜歡衝浪的姑娘，於是得到了非常專業的指導。他神采奕奕地和我分享滑浪，分享滑雪，還有學習潛水的經歷。有一年在東南亞某個海域，他和幾個朋友潛水，身邊游過一隻巨大的魔鬼魚，輕盈地搧動着雙翼，那畫面讓他激動，但最興奮的是，牠游開之後，又轉身回頭，用右翼輕輕滑過他們的潛水服，這調皮的撩動，讓我這位朋友覺得妙趣無比，忍不住想追隨這魚游一陣，被教練拉住了，說別去追，小心遇到其他危險的魚類。我聽得津津有味，腦補那海下畫面，他強烈建議我去學各種運動，告訴我唯有親身體驗，才能極致感受到那奇妙和精彩。我擺擺手，我繼續做旁觀者，我也有旁觀者的樂趣。那不一樣，他堅持，並給我舉例曾經也有一位朋友和我很像，有一年大家在瑞士雪山旅行，不會滑雪的她坐在雪堆旁打算喝着咖啡欣賞大家滑雪的美姿或摔倒的窘態。他們不放過她，給她聘請了一位帥氣的當地教練從基礎開始教。結果你猜怎樣？朋友笑着問我。學會了？我並沒有更多想像力回答這個問題。對！不但如此，那天我們滑得筋疲力盡要回酒店休息，她卻死活不願走，還要繼續滑，徹底上癮了。

好吧，我笑了。我也與他分享了我小時候的「勇猛」，和現在的「膽小」。經歷了多國旅行，和一次遊樂場跳樓機的心驚膽破，我變得小心翼翼。當然，這並沒有什麼問題，人總是要在內心舒適的狀態下去做一名體驗者，在這之外，旁觀者也有他的樂趣。如果我沒有能力穿越沙漠，我可以從飛機舷窗俯視這漫無邊際的壯觀；如果我沒有能力攀上雪山頂峰，我可以借步纜車緩慢爬行，欣賞滑雪者與攀登者的俊影；如果我不能成為一名馴獸師，我仍可以坐進敞篷吉普，在非洲大草原邊際看群獅捕獵，萬獸遷徙。

旁觀者與體驗者，我們都擁有不同但各自愉悅的對生活的感受。最重要的是，我們只需放開眼界，打開心扉，在有限的人生中，去旁觀、或去親身體驗，這廣闊而美好的世界。